



茶界的盛会
市民的节日

第28届信阳茶文化节(网络)特刊(第六期)

茶节快报

信阳市浉河区妇幼保健院

咨询电话:

0376-6312388

(联办)

责任编辑:盖威 创意:刘学萍 质检:徐杰

从来佳茗似佳人

古代四大美女与茶的故事



苏东坡有诗云:从来佳茗似佳人。享有“沉鱼落雁之容,闭月羞花之貌”美称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,犹如芳香四溢、韵味无穷的名茶。

西施

西施,名夷光,春秋战国时期出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,原是个浣纱的女子,天生丽质,五官端正,粉面桃花,相貌过人。

时越国称臣於吴国,越王勾践卧薪尝胆,谋复国。越王勾践施美人计,献西施于吴王。国难当头之际,西施忍辱负重,以身许国,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,无心国事,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的作用。最后,吴国终被勾践所灭。越复国后,西施立了功却最终被越王装进皮袋沉到江里。

西施一生浸透悲苦、屈辱,为此有的人把她比做“龙井”。龙井是我国第一名茶,品龙井时,口齿生香,略有些苦涩,这苦涩正如西施悲剧的一生。

王昭君

王昭君,名叫王嫱,号昭君,是汉宣帝的一个宫女。王昭君长得非常美丽。

自愿代公主出嫁匈奴,她为汉、蛮两方友好相处献出了一生。王昭君千里迢迢地到了匈奴,做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,封“宁胡阏氏”。从此,王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,长期定居在匈奴。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,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。此后,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,有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。

有的人把王昭君比做“乌龙茶”,乌龙茶因生长环境恶劣,采集困难而驰名中外。王昭君不畏艰险,能在塞外那样的条件下生存,这正如乌龙茶的特质——生于悬崖,留香于人间。

貂蝉

貂蝉,陕西米脂县人,原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女、干女儿,国色天香,能歌善舞。

貂蝉愿为主人担忧。王允设下连环计,先把貂蝉暗地里许给吕布,再

把貂蝉公开献给董卓。吕布为董卓义子,英雄年少。貂蝉周旋于此二人之间,送吕布于秋波,报董卓于妩媚。把二人撩拨得神魂颠倒。吕布自董卓收貂蝉为姬之后,便心怀不满,一日乘董卓上朝时入董卓探貂蝉,并邀凤仪亭相会,貂蝉假意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,吕布愤怒,这时董卓回府撞见,怒而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,直刺吕布,吕布飞身逃走,王允便说服吕布铲除了董卓。

有的人把貂蝉比做“茉莉花茶”,茉莉花茶又叫做“报恩茶”,它有色绿、味醇、形美、香郁的特点。

杨玉环

杨玉环(719~756),唐代蒲州永乐人(山西永济人),雍容华贵,风姿万方,通晓音律,能歌善舞

杨玉环最初为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寿王的王妃,天宝四年(745)唐玄宗见杨玉环的姿色后便纳入宫中,深得宠幸,封为贵妃,因而又称杨贵妃。杨贵妃后安史之乱,唐玄宗逃离长安,途至马嵬坡,六军不肯前行,说是因为杨国忠(贵妃之堂兄)通于胡人,而致有安禄山之反,玄宗为息军心,乃杀杨国忠。六军又不肯前行,谓杨国忠为贵妃堂兄,堂兄有罪,堂妹亦难免,贵妃亦被缢死于路祠。安史治乱与杨贵妃无关,她成了唐玄宗的替罪羔羊。她的美貌有“闭月”之称,但也改变不了她悲惨的结局。

有人把杨玉环比做“白牡丹茶”,这种茶为手工扎制名茶,其外形如牡丹色泽白而得名。牡丹,花中之魁,正如杨玉环人中之凤。

(吴小明)

茶史趣谈



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昨儿晚上,高先生去府衙与他相见还催他赶紧动手,他嘴里答应心上却已变了卦。他知道此时,如果自己再走错一步路,就会性命难保。权衡再三,他决定尽弃前嫌,主动与金学曾达成和解。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与金学曾单独会见的原因。

一对仇人忽然坐到了一块儿,情形有些尴尬,听着外间客堂里忽高忽低的谈笑声,还是赵谦首先打破僵局,他咽下一口唾沫,不自然地说道:“金大人,本府

今日单独见你,原是有件重要的事情向你通报。”

“何事?”

“有人要暗算你。”

“是吗?”金学曾扑哧一笑,他总感到赵谦说话皮里阳秋的不中听,故不屑地回道,“除了你赵知府,还会有什么人暗算我?”

赵谦对金学曾的讥诮并不在意,而是从袖笼里摸出一张银票来,递给金学曾说:“这是一张五千两银子的银票,见票即兑,金大人是造过假银票的,你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?”

这是一张京城宝祥号票庄开出的银票,金学曾一看密押与楮纸的质地,就知道是真的,便问赵谦:“知府大人拿出这张银票做甚?”

赵谦隔着桌子把身子俯过去,对着金学曾小声道:“有人愿意出五千两银子,买你的脑袋。”

这一句话可谓石破天惊,金学曾一下子怔住了。

他注视着赵谦的表情,不像是开玩笑,不由得狐疑说道:“不会吧,我金学曾这颗瘦不拉几的脑袋,哪里值得五千两银子!”

赵谦游移不定的目光忽然深沉起来,他继续言道:“金大人不要作践自己,籽粒田征税的事情,在京城里引起的巨大风波,你知道么?”

“略知一二。”

“这件事虽是皇上的旨意,但始作俑者,却是你金大人。如今,天下的势豪大户,哪一个不把你恨之人骨?”

“你是说,是这些势豪大户要我的脑袋?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究竟是谁?”

“来者很神秘,一会儿说武清伯李伟,一会儿说驸马都尉许从成,总不肯暴露他的真实身份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此人来头很大。”

“何以见得?”

“你写信给首辅大人,说咱将一千二百亩官田送给张

老太爷一事,他都知道。”

赵谦不显山不显水就把金学曾的“阴损”点了出来。金学曾虽然诧异那位神秘来客的通天手段,却并不为此事而产生些许愧疚,他坦然地盯着赵谦,问道:“这么说,你知道我已经告发了你?”

“知道,”赵谦本想表现出大度,但话一出口就变成了卖弄,“首辅大人收到你的信后,采取了何等举措,你金大人大概还不知晓吧?”

“是何态度?”金学曾引而不发地问道。

“他将此事禀奏了皇上。”

这一点金学曾的确不知,但他不想在对手面前表现出急切想知道下文的样子,而是轻描淡写地问:“都是那位神秘来客告诉你的?”

“他不说,咱哪能知道?”